

德意志的紅武士

第一章

殺！殺！殺！是吶喊的聲音。焚燒，破壞，荒蕪，是瘋狂的行動。人們擁抱這瘋狂，有的帶着恐懼，有的帶着歡欣。不殺人便是被殺，不生還便是滅亡。

地圖上淡紅色，黃色，和綠色一塊塊的補綴都變成了活人。這些化身互相睨視，互相咆哮，互相咒咀。幾千百萬的心都聽到了，因而跳動得更快。男子們高視闊步；女子們愛上他們這些。

這是邁步前進的節拍，這是鐵蹄的銳音。這是速馳汽車的怒眸，這是開向前方的運兵火車的吼嘯。

★

★

★

★

他的母親並不會想養育他做一個軍人。

她使他帶着辮髮，給他穿上美麗的白衣服，使他看上去好像一個女孩子，他心上很不願。

然而殺人的時候到了——戰爭爆發了。

他在單獨戰鬥之中殺死過一百個人：擊中他們，焚燒他們，摧毀他們，將他們的屍身猛擲到地上。

他成爲前線上的恐怖，他在幾百次的雲端決鬥中向可怖的死亡猶笑，他戰鬥，殺人，堂皇而奮勇，他的敵人想殺他的手段愈高，他愈覺得歡喜。

他擊落了八十架戰鬥機。他以他的生命和別人的拚，可是，他的戰鬥並非出於憎恨，乃是由於好戰。戰鬥是他的娛樂，他的遊戲，他的嗜好。對於他，冒險敢死就是生命。他有殺人和被殺的勇氣，戰爭就是他的遊獵許可證。從殺人的前線休假回家以後，他即獵擊麋鹿，野豬，野牛，和飛鳥，並將牠們的頭帶回他母親的家中。

他是勇敢的，而且自己知道，在勇敢之中求榮譽，誇示勇猛而向敵人挑戰。他使他

們知道他——使他的名字掛在他們的嘴上——當他以『阿木林』(註)的身份開始參加戰爭時，他是一個無名小卒。

(註)『阿木林』是調侃少尉的一種綽號。

在受了傷和得了勳賞以後，他變成帝王和王后的賓客，德國的孩童和少年，將他做成崇拜的偶像，向他歡呼，在街上追隨着他。

他年紀是輕的，頭髮是金的，羞怯而漂亮，高傲而莊嚴。論千論萬的女子都崇拜他，珍藏着他的照片，將滿包滿袋的信送到他的郵箱裏面。他曾愛過她們裏面的一個。他也曾想娶她做他的妻子，但他不願意叫她做寡婦。他知道他將要被殺。

他贏得敵人的羨慕和尊敬。他的本能和他的責任是要殺死他們；他曾這樣做了。他們的本能和責任是要殺死他；他們也曾這樣做了。

在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空中戰鬥之中，他被人擊落，他死在為國服務的戰鬥人員的前面，是一個民族英雄的死。他的敵人用尊敬和軍禮埋葬他，完全承認他的勇敢，他的仁俠，和堅忍不拔的精神。

他的名字是曼菲德·馮·厲秋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

在世界大戰的恐怖歷史中，當雙方最精良的青年把衝突帶到天空的時候，重新現出了古代騎士的光芒。在天空騎士團中，厲秋芬由他所曾攻擊敵對的人們的推崇，佔了最高的位置。

他的生存與死亡，他的勝利和他的失敗，他的愛情，他的希望，他的恐懼，給瓦哈刺堂(註)加上了新記錄；這瓦哈刺堂中住着金泥慕爾，浩克爾，包魯，麥呵頓，銀糜里曼，勒夫拍瑞，崑天·羅斯福和別的許多由於憎恨以外的感情而戰於空中死於地下的英靈。

(註)瓦哈刺堂是北歐神話中英雄的靈魂的住所。

青年的血，熱烈而勇敢，甚至在駕着飛馬凌風馳逐出生入死的時候，依舊是奔騰澎湃。當他們按動槍機的時候，他們以銳利的眼光沿着正在跳動的機關槍管注射，在近距離中窺視彼此的靈魂。

有的墜落如同發焰的彗星，在跌落到數千呎以下的地面之前，殘餘屍體，已經燒焦

到不能辨認，有的身上彈眼如篩，倒在操縱桿上，飛機搖搖擺擺從天空衝到地上。有的從可怕的高度，自破碎飛機裏面跌出，好像破紙袋裏的東西的漏出一樣。又有的在不成形狀的破碎之中急旋而下，自己埋於地中。

這就是厲秋芬在空中所給予他的敵人的死——也是他們所給予他的死，他既然賜死於許多人，因此他也接受了死，因為他戰鬥了，他才死。

他殺了多少人呢？這張表長得可驚。這是一個勝利的連串，這是一個珍珠的項圈，其中光榮和悲慘的珠子互相夾雜，這紀錄以前不曾有人編纂過，我在波斯丹的德國舊文卷中搜羅了許多星期，現在我纔能將每次戰鬥的日期查出，並在某種限度之內，證明辨別在這位空中英雄之英雄前面跌倒的航空人是些什麼人。

正式證實的厲秋芬的勝利和殺傷人名表見於附錄。

在他第八十次勝利的後一日——一千九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死於向所選第八十一個犧牲者俯衝攻擊的時候，他被皮條束於座位上，身體播滿鉛彈，這位天空騎士墜落於阿綿前面戰線中間。他的紅色福克三翼機平落於澳軍戰壕前面，死的雙手放在飛

機的操縱器上。他的年紀是二十五歲。

對於德國和德國的目的，厲秋芬之死是極大的損失，魯敦道夫聽到這消息的時候，說道：『他一個人抵得我們三師兵力』。他的母親並不會想養育他做一個軍人，但在軍事上的估計，他的戰鬥價值却等於三萬柄刺刀。

他的母親日下住於德國希萊西亞內的斯奇特尼司地方的一個小村裏面——那曾經有過戴着鬚髮好像女孩子的孩子的回聲的寬大冷靜的白色房屋裏，對於這位白髮愁顏的老婦，比魯敦道夫對於她兒子的評價，比勳綬勳章，比同袍及仇敵的讚美更為寶貴的，是白紙小匣裏的三束美好的黃金色鬚髮，和母親對於長這鬚髮的天使一樣的頭的紀念。

普魯士的貴族階級從戰鬥中獲得男爵頭銜雖係遠在十七世紀之前，但厲秋芬的一族對於後來戰爭却很少參加。他們大都是地主和小鄉紳，勤儉而善治田產，歡喜騎獵的遊戲。有的做過小官，但不久總還是回到他們所愛的田莊廬舍。

這位著名空中英雄的母親所從出的謝克弗司族，情形也是一樣。透骨的守舊，他們的目的是努力做工，遵守秩序，並在騎馬射獵之中尋求娛樂。亞力山大謝克弗司老叔在

獵擊過希萊西亞動物界中各類羽角禽獸以後，就帶了獵槍向非洲的曠野，錫蘭，和匈牙利等處尋求他遊獵的享樂。

厲秋芬的父親也一樣，歡喜騎乘遊獵，所不同者祇有他是族系裏第一個加入實際軍役的人，他充任過烏蘭騎兵團的軍官，很能盡軍人的職務，但是他最大的成績却還是斯特尼司家裏牆上所掛的四百個鹿頭和標本鳥，那些全是他射獵所得。在大戰期間他是預備兵的一個少校，但停戰後不久他就死了。

從這一系的現代原始人中來了曼菲德·馮·厲秋芬，於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二日生於百絲柳地方。組織，德國人的著名優點，在他却沒有這天賦，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富於遊獵謠密的精神，並且由強烈的競爭和戰鬥的性情，自然而然流露勝利的自尊。他強烈地感覺得到一種迫切要求，那種要求跟城市中人馳至山野以減輕機械生活的壓迫，離開鋼和瀝青和交通條例，再享受些自然的磨練，其性質是一樣的。射獵是他的生命，獵獲品是他的獎賞。厲秋芬的處置獵獲品，跟他的父親相像，也跟他的祖先相像。獵人必須將其獵取所得的保存陳列。

自從石器時代以來，人們的居處，不論是山洞或樹巢，都有他們在射獵或戰鬥時所殺者的骨頭。高堂裏陳飾着許多勝利的標物，牆壁上嵌着許多有角有羽的頭，都是同樣性質的表示。二百萬的美國遠征軍自法國帶回好幾噸的德軍鋼盔，也就是這個意思。

世界大戰中各個空中戰士也沒有什麼不同——這些在雲中遊獵的人馬。厲秋芬幼時在斯奇特尼司地方的臥室目下依然存在，除了屋主人的像片以外，一如這位空中英雄臨死以前最後一次回家時所陳設裝飾。

牆壁上滿覆着被殲敵機的亞麻布條，這些紅的白的藍的美麗號數和標識都是厲秋芬從擊落的敵機上所撕下的。對於熟悉戰情的人，他的寢室就是一間死人的號房，但厲秋芬對於他的母親却祇說牆壁上的飛機布條是從被迫降落在德軍戰綫後面的已毀飛機上取下的，乘坐的人依舊活着。

天花板所懸，正對着房心桌子的燈架，是這位空中英雄在凡爾登附近所擊下法國飛機的旋轉式發動機。厲秋芬拿它改造，氣缸頭上各裝燈泡，並且爲支撐它的非常的重量起見，在天花板上增添木排，懸掛鐵練。桌子本身是用各種破碎螺旋槳所拚合製成的。

床邊小桌上的燈是用飛機落地輪的金屬輪轂所造成。桌子的心板是一個飛行羅盤，大畫像之下靠着牆壁的桌子上面陳列着許多銀杯，紀念着他的空中戰鬥。

在這些可怖的勝利品中，每件都代表一次空中死鬥。最佔榮譽地位的勝利物品是在寢室門口，那是一架曾經擊斃許多德國飛航員的英國飛機的機關槍。這是英國第一空中英雄蘭歐·浩克爾少校的武器，浩克爾是聯軍中最好飛航員之一，他曾得到維多利亞十字章和許多別的勳章，保有多次的空中勝利。當時，厲秋芬自己也已得過獎章，且已擊落十架敵機。他們的交手是空中冠軍的相會，是鷹和鷹和鬥爭，各人都決心要殲滅對方。這戰事發生於巴跑米和阿勒伯蒂中間戰場的高空，可以俯瞰戰壕中滿身皆泥的論千論萬的作戰士兵。

厲秋芬曾發表那次戰鬥經過的紀錄，其文如下：

★

★

★

★

我必須承認，當我聞悉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千九百十六年）所擊落的就是英國高手，地位相當於我們偉大的銀糜里曼的時候，我覺得非常得意。在戰鬥的時候我自

然不知道他是誰，但我從他操縱飛機的巧妙和他飛行的膽量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非常人物。

那天當我飛離飛行場的時候天氣很好，我高興已極，切望獵擊。飛在一萬呎左右的高度，我看見了三架英國飛機。我看見他們已經見到了我，我從他們的調度方法上可以看出我們對於那天的娛樂上彼此具有同等的希望。他們正在獵擊，和我一樣，我渴想一鬥，他們給我的印象也是一樣。他們是在我的上邊，但我也接受了這種挑戰。我是在下面不能進攻的地位，祇得等那人俯衝下來，等了不久。他就直衝而下，想從後面追獲我。

他用機關槍開了火，五粒子彈射出以後，我立刻向左銳轉，改變航向，他在後面飛追，開始繞圈。他盡力想飛到我的後面，我也盡力想飛到他的後面。繞圈復繞圈，好像兩個瘋人在距地面兩哩以上表演走馬燈一般。我們的飛機都開到了最高速度；依然都不能佔到上風，我們是在圈線上的相對兩端，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方都無法用單挺的向前射擊的機關槍瞄準射擊。

起初我們向右繞了有二十次，後來又向左繞圈子，也有二十次。我們繼續這發瘋的追趕，雙方都沒法得到便宜。我立刻明瞭我所對付的並不是一個初學新手，因為他並不會夢想要企圖逃出戰鬥的圈外，他的飛機非常靈敏迅速，但我的優點是飛機上昇得較好較快，使我能夠跳出圈外，調度到一個高處在他後面的地位。

但是在繞圈戰之中，我們兩個人都失了高度。我們降落大約至少有六千呎，因為我們現在離地最多不過三千多呎。風向對我有利。一面戰鬥，一面我們是繼續下落，風力逐漸吹送，使我們偏航到於德軍戰綫的後面。我看見我們現在是在巴跑米德軍前綫的後方，我的敵人應當注意，他退出戰鬥的時候已經到了，因為他正在深入我軍的領土。

但他是一位暴虎憑河的勇士。我跟在他的後面上邊，他甚至於轉過身來向我搖動手臂，好像在說『你好嗎？』我們又在繞圈——快而且猛，並竭力將圈子縮小。有時我估計圈子的直徑只在八十碼和一百碼之間。但我總是在他的上面，有時我幾乎可以俯視看見他的座艙，看到他的頭的動作。若不是因為他的鋼盔和眼鏡，我一定可以看到

他的面目怎樣。

他是一位精神良好的遊戲者，但是我知道過些時候我之在他的後邊上面和更加貼近將非他所能忍受，尤其是我們漸降漸低並且深入我軍的戰綫之後。我們離地已經很低，他不久當須決定或者是降落於我們的戰線後方，或者是逃出圈外，想法回到他自己那裏去。

顯然，這位遊戲者從不曾有降落或降服的意思，因為他忽然之間洩露了逃走的計劃，翻了幾個筋斗，和其他同樣愚笨的動作。在完了以後，他開始向他的戰綫方面飛去的時候，我的第一粒子彈開始在他的耳邊嘯鳴，因為直至現在，除了他最初幾發之外，我們都不曾有過向對方瞄準的機會。

現在鬥爭已離地很近，他距地尚不及一百碼。我們速度很可怕，他向他的前方飛馳，他知道我是在後面緊緊地尾隨着，他知道我的槍管在向他瞄準，他開始曲折，忽而左忽而右——忽而右忽而左——惑亂我的標的使我難於向他瞄準，但是時間到了，我在他後面五十碼遠近。我的機關槍連續射擊。我們在地面之上至少不過五十碼——

剛剛掠地而過。

現在我距他在三十碼以內。他必須死。槍倒出了牠的鉛彈之流。忽然卡子。忽然又在發射。卡子幾乎救了他的性命。一彈到家。射中他的腦後。他的飛機跳了一跳就直衝而下。當我飛掠而過的時候他已摔到地上。他的機關槍撞入地內，現在在裝飾我的門口。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一個遊戲者，一個戰士。

★

★

★

★

陳列在她兒子的房門口的浩克爾的沉默的槍並不是他母親所喜歡的勝利品，她不願意想到浩克爾的母親，她也不願意想到她兒子的槍現在也陳設在英國飛航家寢室門口的同樣地位。但在厲秋芬的寢室中有一樣勝利品是她所最愛的，當她輕輕摩撫的時候，她的雙眼便會潮濕起來。

那是一方棕色紙板上用一塊紅色火漆鑲住的三根鴨毛；那是鬚髮男孩的第一次獵獲品。那是他第一次『殺』的得意表徵。

『我們在鄉間和祖母同度假日』，厲秋芬老太太告訴我說，『有一天曼菲德不能抑

制發展極速的遊獵慾望，他剛得了他的第一枝氣槍，便將祖母所馴養，正在屋旁小池中游泳的家鴨打死了三四隻。

『他很自負地向他祖母誇示成績，我開始譴責他。慈善的老祖母阻攔我不許申斥他，因為他能承認錯誤是非常對的。現在，當我在他的舊房中看見這三根鴨毛和其他一切的勝利品之時，我不能忍住眼淚。』

這獵擊嗜好是他早年生活的特徵。他爲獵得物而游獵，也爲獵擊的刺激而游獵。對於他，獵擊就是生活的表現。他有非常的體質和最銳利的視力。他的敏捷在早年時候已被人所稱道，他熟於不用雙手的翻筋斗。

他的第一次空中冒險是八歲時跟一棵大蘋果樹幹的事。他攀登上去，取到最高枝上很難摘的果子，下來的時候不經樹幹却從低枝的梢頭搖盪而下。

『一位易於驚慌的母親對於她的孩子的身體發達是一個絕大的障礙』，厲秋芬老太太說。『當曼菲德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相信我有許多朋友都以爲我是一位不管事的母親，因爲我不曾阻止兩個小孩子玩他們所喜歡玩的把戲，我一直相信小孩子們必需予

以自由，讓他們自己去判斷何者可安然要求於自己的身體，纔能靈敏。』

這位未來的空中英雄深知人類在高處所感覺到的刺激。他在十歲充當學生的時候，曾爬過瓦魯斯德的最高的禮拜堂鐘樓，攀簷而上，竟爬上最高燈竿，拿手帕繫在上面。他後來說就是他以後飛至眩人的高度，在地面兩萬呎以上，也不會再有過幼時在禮拜堂頂上俯瞰瓦魯斯德城的感覺。

他的胆量擴張至於冥界，在十二歲的時候，就有敢去捉鬼的勇氣。早就有一個故事說厲秋芬氏家裏自從有人在樓頂椽上自縊以後時常鬧鬼。這孩子用莊重求知的眼光去詢問看房老者，請指示懸掛死屍的所在地點。

他和他弟弟魯撒就將牀搬至頂屋，放在懸屍地點的下面，他們準備在那裏過夜捉鬼。他的母親和他的姐姐決定裝鬼。到夜間她們潛至頂屋，開始用票子在地板上拋滾，曼菲德已睡熟了，他弟弟將他喚醒，請他注意於這非常的聲音。他母親敘述說這大的孩子立刻跳下床來，揮舞一根，她和她的女兒因為急急將電燈開亮，纔沒有被他所打。

少年的厲秋芬對於兵士生活並沒有特殊的傾向。關於決定送他入軍官學校，標定他

的軍人事業以後，他曾寫過：『我並不很喜歡作一個軍官學生，我父親如此主張，並未曾和我商量』。在厲秋芬家中，家長有無上的威權，這位未來的空中英雄雖然有憎恨紀律的天性，但他的家庭生活早造成了他的尊敬長上，無問題的服從權力，和敏銳的負責心。他蔑視欺詐，因為他認為欺詐就是怯懦。

當作一個學生而論，他並無特色。他不喜歡各門功課，讀書只求能夠及格，這種傾向使他不能在教員中間增高聲望。但在體育和運動場中對於遊戲競鬥他却顯出極大的興味，他早時因玩槓子以致一膝受傷，有一個時期蹣跚着腳走路，但跛行並不會阻止他繼續參加運動。那時拳術在德國並不算一種丈夫的遊戲，因此厲秋芬並不會帶過門拳手套，而且年輕也不能進決鬥場。

在學生隊裏八年以後，一千九百一十二年秋天他叙為少尉，被派於第一烏蘭騎兵團中，這騎兵團是依照俄皇亞力山大第一世的名字命名的，他開始感覺騎兵的優於步兵，厲秋芬說這是他最得意的時候，從此他才喜愛他的任務和軍人生活。他喜歡騎馬而且竭力騎馬。

他在馬鞍之上，常想冒險，但這位烏蘭軍官的騎術似乎和他的胆氣不甚相稱，因為他常常鬧出墮馬或失事的笑話。一次他從馬下掀下跌碎鎖骨，又一次，在賽馬的時候，他的馬在滿座觀客之前跳滾，却把騎馬人掉下，頭重腳輕地插入泥中。在這些失事中，有一次他顯示了斯巴達人式的忍耐，博得了同事和司令長官的贊許，當一千九百十三年舉行皇帝錦標越野賽時，厲秋芬不離本色，在最初兩哩中又被拋下，鎖骨復斷，痛雖是痛，但他又躍上馬背，疾馳四十五哩，及時到達，獲得錦標。

在這件事以後的十個月內，這位烏蘭軍官第一次領隊去戰爭。當最大的不幸爆發的時候，他的飛行思想儘限於鞍馬之上，飛過牆籬，越野衝鋒。他跟他騎兵團一同駐紮在一個小希萊西亞鄉鎮上，距德俄邊界有六哩之遙，他不相信新聞紙所開始登載的戰爭呼聲和戰爭的恫嚇。

他和他的同袍都不相信，許多次下令準備動員，都不曾有事故發生。這些人對於『騎兵隊的眼睛』的稱號極以為榮，遵從了命令，但是忽略了騷擾之聲。戰事不至發生。在接到最後命令的前一天——準備隨時出發的命令——這烏蘭聚餐團尚在消耗他們晚間